

# 写生就是创作

——与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周京新的对话

周京新非常重视绘画与现实的关系，中国古典绘画中提倡“师造化”，中国画的“写生”即是对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实践。在周京新看来，写生不仅是简单的物象描摹和再现，而应当视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，在深入观察实景的基础上辅以个性化的构思，写生结束，创作也随之完成。在周京新的笔下，绘画与现实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关系，而是一种对等关系，在这种对话中，绘画对于现实，既有粉饰的责任，还有呈现它、批判它、提升它的责任，它给予世界的应该是真实的现实。

**周京新：**江苏省国画院院长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 
**刘毅：**江苏省国画院专业研究员，美术学博士  
**地点：**南京四明山庄

**刘毅：**当代山水画在写生中暴露了许多问题，往往是照搬古人的皴法，要么照搬眼前的实景。我认为您的写生状态对当代中国画坛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，您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写生的？

**周京新：**在我看来，写生就是创作。尽管写生是对着实景画画，但是，画画是目的，是要让画本身彰显出来。不少人偏向于把看到的东​​西如实记录下来，这样的写生是收集素材，至多记录点感受，写生本身只是一个半成品，或者作为创作的草稿。我的写生其实也是在深入观察实景的基础上完成的，

观察实景的过程中我会悉心构思画法，按照构思去画的同时随机应变，努力做到演绎实景，写生结束创作也就完成了，回来盖章就是完整的作品。所以我的写生就是创作。

**刘毅：**我们常将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挂在嘴边，但是，当我们在面对自然繁杂景象的时候，往往无从下手。请问在写生中该如何把握分寸，处理实景和画境之间的关系？

**周京新：**把握分寸有个过程，要用心准备、观察、经营，把眼睛里看到的自然物象转换成画面所需要的图像。好的写生就应该是好的创作，创作里要有造型、有笔墨、有兴趣，它们要各就其位、各显其能，整体还要融合通畅。写生是面对实景的创作，这时候必须体现面对实景的一个重要价值，那就是借助实景修正、清洗、充实、滋养自己平时的

习惯。与此同时，怎样利用平时的习惯也是个大问题，用多了，实景写生没有意义，往往陷于概念；用少了，手头缺少具体办法，往往陷于被动。

写生是通过笔墨将自然物象画成画，是将自然实景艺术化、绘画化，也就是要以绘画艺术性为第一位，而不是简单地再现、记录，画与自然实景的关联是通过艺术取舍来实现的。只要我们取于自己的画有利的，舍于自己的画不利的，就能把写生的绘画性确立起来，这就是取舍之道。

**刘毅：**您的写生作品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自然物象的似真，我的理解是，您意在让自然物象生出笔墨的能动性，是这样么？

**周京新：**是这样的，这其实还是“取舍”的问题。对实景要有取舍，对自己也要有取舍。创作中养成的笔墨习惯，在写生时往往要主动打一些“折扣”，要在形式感上收敛一些，为实景入画让出一些空间，否则这两方面无法融通。

当我面对自然实景时，会有意在过去的某些习惯上做减法，舍掉一些形式，让出一些位置，取实景的某些有利因素加进来，使语言呈现具有写生性的特殊创作格局。与创作一样，这也需要我们对自然物象有积极主动和随机应变的造型意识。

**刘毅：**许多画家往往拿传统技法与眼前的实景对号入座，但在您的笔下都是根据实景提炼出来的，是实景意韵，更是您自己的语言。您对写生取法如何看待？

**周京新：**还是那句话，对景写生和平常创作是一样的。至于写生如

何取法，我看只要自己觉得舒服，画里能够融通，可以逐步找到感觉，逐步提升取法的。传统经典往往来自“外师造化”，与我们现在的写生异曲同工。那些自我感觉很好的几笔，只有在传统经典精神照应之下生发出可小可大、可曲可直、可方可圆、可虚可实、可聚可散、可收可放的融通品质，才是有价值的元素，才能构成千变万化而气定神闲的艺术语言。

**刘毅：**您的写生与创作在绘画表现性上也是融通的，您认为应该如何协调好写生和创作之间的关系？

**周京新：**关起门来在工作室里画画，与在野外面对实景现场写生，是两种境况不同的创作，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参照物不同，前者的参照主要是经验，后者的参照主要是实景，经验能让我们出手有办法，但也容易形成固定概念；实景能让我们落笔有依据，但也容易使创作陷于被动。

对于许多画家而言，写生是一个滴水不漏的对手。无论是在画室里，还是面对实景写生，追求绘画性和个性表现，都是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面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一个是虚的，一个是实的；一个是暗的，一个是明的；一个是过去的，一个是将来的，但都需要我们去用心观察、透彻分析、切实感悟、合理构架，最终形成完整的、灵动的，属于你自己的画。

**刘毅：**是否必须手、眼、心并致，材料、技术、实景、个性等等一并融入表现，这样的写生才是创作？

**周京新：**是的。反过来说，“创



周京新《宝华山鹿山庵》水墨 2011年



周京新《云台山云中洞》水墨 2012年

作”也必须这样才算得上创作。画家面对实景写生和在工作室创作，都必须具备完备的综合判断能力，包括造型构建能力、笔墨组织能力、素材取舍能力、意趣营造能力等。这样的综合判断能力越强，画家的创作水准就越高。

**刘毅：**跟您出来写生，我们感觉到寻常小景也能画得出彩。请问写生中名山大川和无名小景如何选择和看待？

**周京新：**这是写生题材选择和表现方法的问题。写生的时候，我们眼前的实景也许是一样的，但我们各自的感受却一定是不同的，关键是，我们首先要有确立自我感受而不苟同于人的意识，这样的意识越自觉，就越能够在写生的时候把自己的积累和潜质调动起来，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。至于写生对象的

选择，名山大川当然很好，但到了名山大川未必能画出好东西。田野小景和名山大川比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只要心里明白了，眼里看准了，手上跟进了，就能画得出彩。沈石田的《东庄图册》就是典范。

**刘毅：**也就是说只要心中有景、有境，就能在自然实景中找到最美的东西。

**周京新：**心里一旦有了，眼前无论什么景象都能画，而且都能画得好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或者茫茫的大海面前写生，难道就没办法画了吗？我看照样可以画。在题材上过于挑剔和限定，会使自己的绘画状态陷于狭窄的空间里。还是那句话：写生就是创作，创作质量最终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绘画修养，这样的修养必须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



张玉馨《红雾睡莲》系列 布上丙烯水墨 2012年



张玉馨《梦幻荷塘》系列 布上丙烯 2012年

# 张玉馨：洋为中用 自成一格

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，张玉馨的作品不仅流露出女性的细腻、唯美，更充满着磅礴的力度和雄浑的气魄。东西方的创作媒介、审美特性在张玉馨的画面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，进而生发出旺盛的生命力。如果没有扎实的艺术功底和广博的阅历，很难在这种宁静的画面中凸显出巨大的张力。

□□ 本报记者 景晓萌

张玉馨自幼喜好绘画，并矢志献身艺术。她刻苦用功，用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和勤奋不懈的努力，为她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张玉馨在北京学习期间，得到何海霞、梁树年等当代山水名家的指点，为其拓展艺术视野，向更高层次的艺术高峰攀登，加注了灵活性和活力。

在国内顺风顺水的张玉馨并不满足于现状，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到海外学习。张玉馨选择了西方艺术集大成之地——法国巴黎，在外求学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，但这段时间也是她艺术经历中的宝贵财富。张玉馨克服了语言关、文化关，从巴黎国立美院进入巴黎第八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对艺术家来说，能有机会在西洋绘画的发源地品读名家名作，感受现代艺术的发展潮流，对其成长是极有益处的。

2009年6月，张玉馨在法国巴黎《欧洲时报》文化中心光华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《西观荷塘》，受到广

泛关注。在法国的10年，张玉馨创作的《西观荷塘》系列油画作品曾陆续在欧洲多个国家展出。尽管有了不错的成绩，但张玉馨并不满足，在她的心中，始终对家乡的深厚文化底蕴有着割不断的依恋，她一直在寻找将东方审美与西方技法相融合的艺术形式。

在当代水墨艺术家中，一些艺术家以传统写意语言为构架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，用水墨做创新的试验。这类画家大多受过系统、严格的学院训练，对传统水墨也有相当的造诣，他们深知传统水墨变革之艰难，在实践中也做了许多突破原有表现模式的尝试。在研究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语言之后，他们试图将这两种表现体系适当地嫁接，既吸收了传统艺术的精髓，又把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融进传统水墨，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。

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在张玉馨这里得到了传承。拥有中国绘画基础，又经过西方艺术的洗礼，张玉馨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，创作也更加自由。渐渐地，她开始打破油

画与水墨画的界限，将东方的笔墨、西方的油彩回归到创作媒介的本体，这个过程也是她回归到艺术本质的历程。当笔墨不再是固有符号，当画布不再是门类的羁绊，张玉馨发现东西方艺术不仅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和谐共存，更可以融合生发出独特的审美意向。在不懈地探索中，张玉馨开始研究将丙烯与水墨交融的形式，创作出融汇东西艺术特色的荷花系列作品。

丙烯与水墨，前者是西方油画创作中的材料，后者则是中国画意境中的载体，这两种毫不相干的材料在张玉馨的笔下巧妙地彼此融合，生发出全新的、融汇东西的艺术语言。与不少艺术家迫于时代的要求，或是被动地接受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和审美形式，或是强行将西方艺术中的元素与东方审美相嫁接，或是全面转型，转而运用西方艺术语言以讨好市场不同，张玉馨是个例外。在她的创作中，东方的意境与西方的技法并不冲突，反而可以和谐共生于同一画面中。

在挑选画作意象时，张玉馨青

睐荷花。荷花自古便受到文人高士推崇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荷花生长于水中，而水这一意象又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荷花正如世人赞叹的女性，不受世俗嘈杂所侵扰，优雅而高洁、沉静而从容。在《红雾睡莲》系列中，浓淡相宜的墨色晕染出层次分明的虚实空间，丙烯的红色交融于墨色中，既有石涛、八大的写意风范，又富于西方印象派的光影韵味。而《梦幻荷塘》系列则完全使用西方绘画材料构建出中国画写意、洒脱的文人气质，颜色饱满、浓重、鲜活的丙烯在艺术家笔下变得活泼灵动，张弛有度的挥洒间既有浑厚的气势，又饱含柔美的诗意，荷花的纯洁、优雅，以及旺盛的生命力，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。

张玉馨的艺术探索远远没有止步，她仍在寻找东方和西方艺术对话的更多可能性。对她来说，无论是东方的泼墨重彩，抑或西方的明暗透视，都是自由的艺术语言，艺术没有国界，更没有门类的藩篱，而是人类共通的语言。